

# 一场来自云端的生死自救

玩滑翔伞被“吸”上8000多米高空当事人讲述更多逃生细节

5月24日，在甘肃省西部的祁连山区域，55岁的滑翔伞爱好者彭玉江在进行地面日常训练时，意外遭遇异常天气状况，被强对流云团卷入后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至海拔8000多米的高空，这一高度远超普通滑翔伞飞行的安全极限。但他仍坚持住有意识控伞，冲出云层，最后安全着陆。事后，甘肃省航空运动协会专情小组赶赴现场调查，调查认为，彭玉江的行为属于意外和事故，不涉及黑飞。但是他因此事故受到了停飞六个月的处罚。既然不是违规，为何又要停飞六个月？这样的处理结果依据是什么呢？

## 不是违规黑飞

## 停飞半年处理依据是什么？

事件发生后，嘉峪关以及张掖市肃南县有关部门，对两地所有可能飞行的场地查封，记者看到，事发地土坡板以及彭玉江和伞友透露此前也进行过地面训练的嘉峪关市黑山湖等区域，都立起了明确的禁飞标识。5月28日，甘肃省航空运动协会发布报告：彭玉江是在地面抖伞时突然遇大风离地无法降落，并遭遇“云吸”现象，属于意外和事故，不涉及违规、黑飞。虽然不是有意起飞，但记录仪显示，气流将他从海拔3000多米的地面，一路推向了8589米的高空。航空运动专家介绍，这个高度，已经处在民航客机平流层的巡航高度区间。他也因此事故受到了停飞六个月，写好事故反思报告，深刻总结本次飞行事故的处罚。那为何要禁飞六个月呢？甘肃省航空运动协会副会长薛峰介绍，要将此次的事件拆成两个行为来看。一是飞行行为，由于彭玉江和伞友的初衷是地面抖伞，没有起飞计划，被气流抬升飞行完全属于意外和事故。薛峰告诉记者：“通常来讲，抖伞练习是非常安全的地面活动。此次事件是因为遭遇特殊天气，才会令滑翔伞离开地面。”

彭玉江的第二个行为就是地面训练。薛峰介绍，按照行业规定，即使是训练行为，也要在经过审批、规范的训练场里进行，由于彭玉江的训练场地是未经报批的非正规场地，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也给其他飞行员作了不好的示范，因此，从约束协会会员的角度出发，作出停飞六个月的决定。

## 云端的生死博弈

## 当事人讲述更多逃生细节

在海拔8000多米的高空，面对极端低温、严重无氧，彭玉江如何进行自救？云端之中，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瞬间？记者采访了当事人，通过彭玉江的讲述，一场来自云端的生死自救展现在我们面前。

据彭玉江自述，5月24日上午，练习初期天气晴朗，但就在抖伞时突然遇大风离地，顺地势向前飘出，一路风力逐渐增大感觉无法降落，只好一直在附近盘桓，并且给地面的伞友报告危险。

在彭玉江胸前的操作台上，有各种仪表，其中有指南针、运动相机、高度表还有温度计。记者注

意到，彭玉江飞行时，一直伴随着数码提示音，在飞行相对平稳时，提示音比较有规律，但就在接近云层底部时，提示音变得尖锐起来。

这时候，彭玉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云吸”现象，就是下方气压远高于上方云内气压，形成了强烈的上升气流。感受到高速上升后，他立即做出多个专业动作，比如“双边大耳朵”“螺旋下降”“B组失速”等，意图将高度降下来，不仅没有成功，还差点让滑翔伞失控，这也成为他最恐惧的瞬间。

好在，伞头很快稳定，他继续尝试降低高度，但效果并不明显，在“云吸”的影响下，高度不降反升。

此次训练，同行的还有2名伞友，其中，顾志敏在地面负责后勤保障和协助，眼看着彭玉江进入云层，他能做的，就是通过对讲机指挥着彭玉江的前进方向。

据了解，海拔从3000米开始，空气氧含量已降至海平面约70%，而在7000米高度，氧含量更低，彭玉江并未佩戴高空供氧设备。海拔8000多米的高度，在位于中纬度的祁连山地区还属于对流层的中上层，气温可能低至零下40摄氏度。

运动相机画面显示，对流云里的水汽和冰晶还在脸上、身上和装备上结起一层冰霜。手套的拉链没有拉紧，彭玉江用冻僵的手努力控制滑翔伞，朝着北方飞去。终于，豁然开朗。

最后，彭玉江在张掖市肃南县祁丰乡天生牧场附近降落，降落点海拔1800米，随后遇到路过的车，乘车返回嘉峪关市。自11点多被大风卷起，再到13点31分落地，彭玉江在空中逗留了2个小时左右，水平轨迹跨度超过30公里。劫后余生的他，现在回想起这一刻，也心有余悸。

据滑翔伞爱好者欧先生介绍，行业规定是只能在5000米以下的高空飞行，一般飞到3000米就比较厉害，“我在广东，玩滑翔伞有六七年了，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去滑翔伞基地玩，目前最高差不多能到2000米”。他称，一般玩滑翔伞都会准备好御寒的装备，因为飞到2000米的地方就已经很冷了，如果飞到8000多米，那气温大约是零下40摄氏度，且氧气非常稀薄。此前也有很多被云吸到6000米至7000米高空的案例，但几乎没有能活着下来，“他真的是个奇迹，心理素质非常强大”。



滑翔伞爱好者彭玉江被吸至高空全身结冰。  
(视频截图)

## 让低空运动变规范 业界呼吁加强营地建设

当前，各地都在抢抓机遇，发展低空经济，滑翔伞、三角翼、热气球、跳伞等低空运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别样体验，形成新的消费群体和产业链。在此次事件中，彭玉江能从“8000米高空平安归来”是幸运，但不是每次都能遇到这样的幸运。业界也呼吁，地方政府应该建立行业规范、加强营地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低空经济合规发展。

彭玉江抖伞及调试装备的地点位于张掖市肃南县祁丰乡土坡板，海拔3000米，行政区划属于张掖，但离嘉峪关市区较近。之所以来这里练习，是因为按照规定，市区建筑物多，人员密集，不允许展开相关地面练习，而城市周边的戈壁滩对滑翔伞的损伤较大。

就是这个彭玉江理想中的训练场地，差点让他有来无回。事发后，包括土坡板在内的嘉峪关市、张掖市肃南县境内所有可能飞行的场地，竖立明显禁飞标识，完成报批手续前，禁止一切飞行活动。记者了解到，以甘肃省为例，目前经过报批，合法合规的滑翔伞营地只有3个，在国内密度偏低。由于距离太远，不少爱好者就近选择适合的野外区域展开训练和飞行。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新京报、九派新闻